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5年1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平仁 版式设计:张磊

诗歌版精选

晒黄了贝叶经的阳光,晒黄了青裸/刚刚在拉路寺礼佛的女人/回到白龙江的左岸,又向青裸躬下了身子/收割的女人,独自散发着十多亩的金光

——《青裸颂》

7

人乘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高歌

◎刘年

牧牦牛的女人

女人挤牛奶,牦牛挨在旁边呆呆地看,它不在意
它有个强壮的母亲,有着喝不完的奶

女人抱小牛犊到帐篷另一边,小牛犊挣扎不过
那是个比它的母亲还要强壮的女人

女人可以赶,但她喜欢抱
怀里抱样沉重的不听话的事物,能填补内心的空虚

二郎山歌

提防山上的叶猴,也要提防山上的石头
雷这段路,平均每公里死七个人

路,已经埋没。
他指着的是漫山的红枫、黄桐、铁杉和水青树

顺着他指的方向,铁塔像一队高大的纤夫
正拼命地把四川盆地,拖上青藏高原

黄河颂

源头的庙里,只有一个喇嘛
每次捡牛粪,都会搂起聚聚,赤脚蹚过黄河

低头饮水的牦牛角,一致指向巴颜喀拉雪山

星宿海的藏女,有时,会舀起鱼,有时,会舀起一些星星
鱼倒回水里,星星装进木桶,背回帐篷

喜马拉雅山下的集市

比牦牛商队先到的,是阿吉
比阿吉先到的,是雪;比雪先到的,喜马拉雅

牛皮帐篷里,阿吉带来了
半袋大麦、五颗土豆、四个蒜头

牛皮帐篷外,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羌塘草原
是世界最大的集市

雪歌

总以为,雪是安静的,特别是白雪
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悄悄地改变黑夜
悄悄地洗涤人间

直到2011年初春,到了虎跳峡
满峡谷的涛声,都是青藏高原白雪的回响

横断山脉
因此断裂

青裸颂

晒黄了贝叶经的阳光,晒黄了青裸

刚刚在拉路寺礼佛的女人
回到白龙江的左岸,又向青裸躬下了身子

收割的女人,独自散发着十多亩的金光

七行

以太行山脉开头,阴山山脉
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
以冈底斯山脉的冈仁波齐圣山结尾共七行

贺兰山脉最短,昆仑山脉最长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33万平方公里的留白

昆仑和天山之间,累极的行者,和衣而卧
因此多出一行

色达歌

放假回家的女子,骑着单车,
袈裟飘飘,像朵火苗
她消失的地平线,云,开始燃烧

燃烧,到巴颜喀拉的雪为止
夕阳换成了月亮,火焰换成了海水,
袈裟换成了旗袍

雪落折多

◎谷语

三月,阳光照在北坡

三月,阳光照在北坡
金色的纱巾,缓缓擦拭北山的尘埃
锈蚀的关节,枯枝们苏醒了
朝天举起星星的骨朵儿

所有阴影都被光明驱散
所有哀伤都被生长的喜悦覆盖
鸟鸣脱去经冬的沧桑
地心深处的力,被上天的恩泽唤醒

草芽儿,河流,琴声和梦
走出阴影的人,怀抱岁月的引火线
迎风晾晒暮年,感到了阳光的温度
一头白发,是晚春的白玉兰

是的,仍有残缺和泪水
我在美学的悬崖,在梦幻的天边
内心的漏洞,被阳光的粒子填满
春风擦拭我,我用诗歌擦拭生活

三月,阳光照在人间
金色的药剂,缓缓输入大地的机体
萧瑟一冬的高原柳
迎风抖开华丽的翎羽

春风翻开山上的诗稿

被捆绑的必定会苏醒
就像爱与善,必定在时光的荒漠中盛开
创造消灭死
草坡的A4纸,花朵成为冬天的宣判词

我选择忽略,那些枯枝、败叶、腐草
关注一枚嫩芽儿的破土
我选择忽略,那些丑陋的、腐朽的、黑暗的
关注忽隐忽现的美善的光点

四月,阳光是金色的洗涤剂
天空如同擦过的玻璃镜片
倒映尘世之美

黄河

◎马颖

黄河即景

那些时间的野马
以及驯服的河曲马
从巴颜喀拉
扬鬃奋蹄
一路抵达渤海
对于矗立的巨岩
厚重的黄土高原
以及沉积的泥沙而言
注定它们都是失败者
粟儿开花了
火苗陡地窜起
陶罐里流出
水纹鱼纹蛙纹
和工匠的指纹
“水利万物而不争”
时间的方向,也总是朝下
而它奔突的轨迹
仿如人心之一念

月光照在河面上

涡流如牛
一边咀嚼夜色
一边反自月光
一群野马奔腾而过
一只雕骑伫立河岸
此刻之波澜,与
是哪一世的约定

从巴颜喀拉
一路跌宕而来
那些妄想复生的时光
从河底腾跃而出
一泻而去
而天空中的冰晶
和约古宗列的冰川
曾经渴望飞翔
它们扇动的翅膀
一直在月光照耀的
河面上喧响不止

春风的手指揭开白雪的封面
翻开山上的诗稿,樱花站成诗行
那些短暂的风物,多么美

落叶飘坠的曲线如此美

满天霜,是张继的
荡漾过来的朝代,掀起风云
向中养育乾坤,大渡河上游深处的峡谷
石头的书页,我是一只顽固的书虫

向死而生,雪水泽被万物
金、木、水、火、土,我属水命
人生如此陡峭,明月疏星亦增苍凉
狂欢的时代,擅长用热血写悲剧

大风吹魂魄,三两盏灯在河岸
数点愁,在胸中
绕树三匝,何枝可栖
岁月汹涌,漫过词语筑成的防波堤

万物皆有归宿
落叶飘坠的曲线如此美
顿悟是一种境界,不怕黑暗,心中有光明
不畏歧路,怀中有正道
不惧冷漠,内心有慈悲

黄金的马车已经来临

黄金的马车已经来临
赶车人不知悲喜,时钟冷漠
大渡河上游深处的峡谷日渐灿烂
我更加开阔,你不在

我理解枯萎的忧伤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
天空是蓝色玻璃,大雁划出一线裂痕
杨树的黄金叶片一路铺展秋色

我是来自山外的人
体内有剧烈的地质运动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切皆冰雪
我只能烧起一炉子文字,取暖

涌向低处的水

河道渐渐渐宽
腾跃一群狮虎
淘尽无数
日出日落月圆月亏
“水往低处流”
不只陶罐
和陶罐上的纹样
不只甲骨汉简
和生民的口碑
黑夜永逝
一个又一个
后浪和前浪
总被涌向低处的水
款款收留

雪落在黄河对岸

雪落在
黄河对岸石崖
赭红色的岩石上
这让快艇上的游客
轻易就看见了
河对岸的石崖
以及沉寂了
亿万年时光的模样
北方的冬天漫长
雪会一直压住
最先落地的岩石
征服坚硬的灰色
黑色或赭红色
雪会固执地占有
岩石绝壁千刃的断层
或者横亘绵延的褶皱
对于崖下的黄河而言
雪是滔滔东流的
另一种声音
是黄河在高处的
另一种流淌

首曲印象

群星的幽光

群星的幽光映出峡谷的轮廓
一条流水的纽带,裹住岁月的阵痛
今夜,走漏的风声让我难以入眠
我在一根白发上踱步

姐姐,我什么都没有了
就让我们烧烤诗歌吧
黄金时代如童年的发辫一样消散
我从尘埃摸到最深刻的本质

折多河两岸黄金般的杨树叶已落尽
姐姐,你一直不在
闹市中的寂寞最寂寞
人群中的孤独是孤独

行者

一夜之间,秋风席卷草原
放眼,大地展开
时光以金黄小楷写就的徽文

我是托钵的行者,在汉语里问道
多么爱,生命,这精致的瓷器
美学的昙花
不停留,独木桥也很美,远方在白云上

着迷纷纷的世相,旁逸斜出苦与乐
以温暖的痛感,轻触
一根白发的癌细胞
老年在体内扩散

如神明持一盏油灯
慢慢走,衣角兜住灯芯
终究归于寂灭
水流不滞
在黄河首曲
轻声唱和的拉伊
混沌于波涛滚滚
一匹河曲马
浴火而飞
将巴颜喀拉的冰川
和约古宗列的霜雪
一股脑儿抛向虚空
时光之刃
被流淌的黄土高原
又一次锻打磨亮

河源暮色

牧人眼里没有夕阳
他靠耳朵聆听暮色
如果不是
那些黝黑的油木电杆
或者起伏的丘陵
阻挡牧人的视线
他那匹大个子黑马
就会一直毫无遮挡
奔向火烧云
并融化在那里
有时,紫色的马先蒿
蓝色的雀翠花
金黄的赛钦
也会抵御从地平线
倾流而下的晚霞
当白云渐渐凝重
天空就失去所有的翅膀
老鹰不再飞来
只有脱毛的兀鹫

乡村物语

◎富永杰

当我们老了

那个时候
我们也会像许多老人一样
屈膝靠在村口的土墙上
说着儿时爬过的山、溜过的渠
说着,卑微的快乐和满足
说着年轻时

曾经后悔的选择
和没有实现的愿望
同样,我们也会说到死亡
也说到两个人
终有一天
和紧靠的墙土融为一体

西墙

在屋檐下,我突然抬起头
看见了裂缝的西墙,它像我的父亲
一直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活着
雨后,我看见父亲蹲在西墙边颤动
他盯着我,像一个混合体

我已分不清他站着还是坐着
我已分不清他是墙还是躯体
如同我不敢看他的脸庞、眼睛、腰杆
不敢看他们各自内心的归宿与去向
如同我不敢抬头看西墙一样

玉米秆

我渴了
你就为我献出血
牛饿了
你就为它们献出身体
村里人冷了
你就献出火苗

当我空虚了
我就会躲进你的身体
跟着季节一起长高
我歌唱你
歌唱你前世的生命
后世的温暖

收买

河流收买鱼
大树收买叶子
南山的梯田边
土地收买了一地畔的菊花
想做村支书的二叔
那个机智而又狡猾的男人

也就一会时间
竟收买了一群唱反调的狼
一个甜蜜的微笑
收买了一个小伙子的心
我用我的笔锋
去描摹村庄的大事小情

梯子

沾满泥土的,并且又矮了一截的
梯子,竖立在一家人团聚的窗前
我想起了无数个父亲
清晨的光线中我看见了那挺起的腰杆
晃动在火热的太阳上 黄昏,瓜果蔬菜

摆在我们面前
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更实在
把太阳变成可口的晚餐,他与太阳争斗
却又在孤独的深夜蜷缩成一团

